

2022 明道大學中華文化與傳播學系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漢字形體演變初探  
—以「子形」、「人形」、「又形」為例

明道大學文傳系碩三 1908006 林靜娟

主辦單位：明道大學

承辦單位：中華文化與傳播學系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

地 點：明道大學開悟大樓 102 教室






# 漢字形體演變初探






## —以「子形」、「人形」、「又形」為例

明道大學文傳系碩三 1908006 林靜娟

### 摘要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面資料，「字形」、「字音」、「字義」是形成文字的三個部分。在書寫過程中快速、自然、流暢下所產生的併筆、連筆、省筆等現象，而有省變、訛變、草化、隸化的結果，這是書寫過程中因快速書寫，順筆勢而行，而順乎自然的演變。

以「子」字（子形）為例：，本象嬰兒之形，甲骨文作、金文作，都是頭上有髮的樣子。〈郭店楚簡〉中的，雙手高舉作方折，到了〈馬王堆帛書〉作，兩筆相併而成一橫畫，這是書寫快速自然形成的。

以「寸」字（又形）為例：甲骨文、金文、楚文字均作「又」。秦簡作；〈馬王堆帛書〉作；都是从「又」从「一」，但書寫時，「又」之方向略有不同。〈馬王堆帛書〉作，「又」朝左之手形成為向上，且左弧筆變成橫畫，右邊作豎彎，兩筆一上一下錯開，並不相接。〈銀雀山漢簡〉作；〈張家山漢簡〉作，「又」形之左右兩弧筆於書寫時弧度趨平，且兩筆相接似一橫畫，已似隸定之形了。

書手的不同、載體材質、書寫工具和材料的特性，都是影響書跡風格的主要原因；而書寫筆勢則是造成漢字形體演變的主因。

**關鍵詞：**形體、併筆、連筆、書寫、筆勢



# 漢字形體演變初探

## —以「子形」、「人形」、「又形」為例

明道大學文傳系碩三 1908006 林靜娟

### 一、前言

自甲骨文、金文的大量出土後，189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發現了樓蘭遺址，探得了一批寶貴的文物。之後，在1901至1907年間，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在尼雅遺址獲得一批載有字書、方技書、文書等的魏晉木牘。1940年代，在湖南省長沙市子彈庫戰國楚墓中，被盜出一件內容與曆忌有關的帛書；至1974年，在湖南省長沙市東郊的馬王堆，也發掘了三座漢代古墓，出土的內容有木牘、印章及帛書，還有一些包括鼎、鈇、鍾、盤、卮、杯、盒、几、匜、勺、奩、箕……等明器及漆器，其中以帛書為最大宗，大都是早已失傳的古籍，內容大多是西漢初期有關於天文、地理、政治、哲學、文化、思想、軍事、醫學等各個門類和學科。1979年2月起，在四川省青川縣發掘了72座戰國墓葬，其中的2枚木牘據推測可能是目前所見，時代較早的秦墨跡簡牘資料。

其他還有如：1975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發掘的〈睡虎地秦簡〉；2006年6月初在湖南省龍山縣里耶鎮兩座秦代古井中發掘的〈里耶秦簡〉，井內有數萬枚秦代木牘及極少量的戰國楚竹簡。1993年6月在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關沮鄉清河村發掘的〈周家臺秦簡〉，1986年3月，在甘肅省天水市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發掘的〈天水放馬灘秦簡〉，1989年10月，在湖北省雲夢縣龍岡的九座秦漢墓發掘的〈龍崗秦簡〉，2007年12月，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從香港購藏的〈岳麓書院所藏秦簡〉；以及1983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縣張家山的三座古墓中發現的〈張家山漢簡〉。

根據考古學家推斷，以上所述的秦、漢簡帛書跡書寫年代應多在秦統一前後年間，其中〈里耶秦簡〉是紀年的官方文書，提供了秦朝時期的寶貴資料，實屬難得。

這些寶貴的書跡反應了，不同的書手、載體材質、書寫工具和材料的特性，都是影響書跡風格的主要原因；而且書體是呈現有篆、有隸、有草的多樣

性，且都是在同一時間發生的，混合使用，並無嚴格字體之分。由墓葬內的幾件明器和漆器的文字形體和用筆，可以證明西漢初年，篆形加以提頓縱筆重按出鋒的隸化現象，或書寫時順勢連筆的草化，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文字書寫自然產生的。

## 二、漢字形體演變概述

自上世紀以來持續大量出土的甲骨、金文後，更挖掘出大量的戰國、秦、漢之間的簡帛墨跡文字資料。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面資料，字形、字音、字義是形成文字的三個部分。秦代文字，上承商周，下啟魏晉，在文字之形、音、義上均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秦篆漢隸是古代漢字統合發展今古文字演變的關鍵階段，也是中國書法史極具影響的演變時期。中國文字從史前史，隨著不同時期生產生活方式與社會活動的內容改變，字體也不斷在演變著，也經歷了下列幾種變化：

### （一）篆書

《說文解字·五篇上》謂：「篆，引書也」，<sup>1</sup>段玉裁注：「引書者，引筆而著於竹帛也，因之李斯所作，曰篆書。」<sup>2</sup>或云：「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sup>3</sup>《漢書·藝文志》稱李斯等制定的「篆體」為「秦篆」，所謂六體之三稱之曰：「篆書」。《說文解字·叙》，則以史籀篇之籀文為「大篆」，以「秦篆」為「小篆」。故許慎書中言「篆書」者，即指「小篆」，謂「籀文」者，即指「大篆」。

#### 1. 甲骨文

現存商代甲骨文多出自於河南安陽小屯村殷商故址。根據學者們研究，現存商代甲骨文是從武丁到帝辛（紂王）二百餘年間的契刻文字遺跡。商朝滅亡

---

<sup>1</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頁192。

<sup>2</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192。

<sup>3</sup>篆者傳也，初見唐虞世南書《旨述》。（法書要錄卷3）張懷瓘書斷，大篆，又增益其辭，如文。（法書要錄卷7）

後，甲骨文鮮為人知，直到清光緒 25 年（1899），才由古文字學家王懿榮（1845—1900）所發現並認識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是一種比西周金文還要早的文字。

甲骨文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可識文字，是商朝晚期王室用於占卜而在龜甲或獸骨上契刻的卜辭，也有少部分是記事文。商代人已經有初步的宗教概念，古人崇尚鬼神，以致山川風雲等自然現象，或日常生活的大小事，和管理國家事務，都必須占卜定吉凶。所以甲骨文大部分都是商王的占卜記錄，大至祭祀、征戰，小至夢境、齒痛、耳鳴等，大都是以商王或王室為中心。

甲骨文是一個發展得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目前已知大概有五千多個單字，已顯示具備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等六種構字原則。

象形字是甲骨文最基本的構形方式，「象形」的圖畫性強，但後來為了契刻的簡便快捷，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造，變曲線為直線，使得很多字形的一小部分，乃至於整個字的結構都發生了變化，象形的圖畫性減少很多，而符號性則日益增強。

據學者們研究，甲骨文有朱書、墨書的殘留痕跡，表示當時已經有毛筆了，有的是先寫後刻，或刻完後再填朱墨，但大多是直接刻成。因為使用的工具是刀，筆畫都是刀筆的刻痕，然也有輕重、粗細、剛柔的變化，已經具備了書法的基本特徵。而不同的人書寫，往往也會有不同的造字慣例，進而造成不同的字形風格。甲骨文的發現，提供了古文字學研究的寶貴的資料，在書法創作的領域上也提供了許多文字圖象的參考，讓書法的樣貌更具豐富性與活潑性。

## 2. 金文

金文是鑄或是刻在金屬器物上面的文字，有黃金、白銀、鐵、黃銅和錫鉛合金等金屬所製。但流傳最多最重要的是黃銅與錫合金製成的青銅器。<sup>4</sup>金文的應用年代從夏、商、周，延續到秦漢。青銅器盛行孟商周，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鐘為代表，所以「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金文是記錄當時的王公貴族與社會相關的活動，多與祭祀、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有關，適麗、隆重是此書體的特色。

金文的發展大致可分為殷商、西周、東周（春秋、戰國）、秦漢等四期。

---

<sup>4</sup> 張光賓：《中華書法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頁 37。

### (1) 殷商金文

一般只有一兩個或數個字左右，大多是氏族名、人名、器名、製造人的名字及族徽等，有不少是象形文字，如：象、馬、虎、魚、鳥、狗、豬，也有兵器、舟車、山形、子孫等各種形象。這些象形字較甲骨文更古老而寫實，是殷人所使用的「古字」。<sup>5</sup>代表作有《司母戊鼎》、《戌嗣子鼎》、《司母辛鼎》等，有的字體樸拙凝重，有的字體流暢瘦勁，充滿了藝術性。

### (2) 西周金文

由於西周禮器盛行，留存於世的金文數量也相對可觀。西周前期的銘文，字體與殷代金文及甲骨文相承接，樸茂凝重、瑰麗沉雄為主要特徵，有流利的曲線，多肥筆。西周中期，金文的風格由樸茂沉雄變為典雅平和，字體纖細比較少變化，器數亦不多。西周晚期，金文趨於成熟，筆畫由早期的肥瘦懸殊趨於統一，字體結構逐漸定型，風格也呈現多樣化，單體字減少，形聲字增加，更有紀錄當時戰爭、盟約、條例、任命、賞賜、典禮等的記事文。代表作有《大盂鼎》、《小克鼎》、《散氏盤》、《毛公鼎》等。

### (3) 東周金文

東周在歷史上分為春秋（西元前 770—481）與戰國時代（西元前 481—221）。由於周平王東遷，王室衰微，演變成列國紛爭的局面；因諸侯自製銅器，文字上難免因時因地而制宜，有他們自己的地方性文字出現。而近代考古學家陳夢家就把這種因地域關係而有顯著書體特色的銅器依字形分為五系：東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土五系。因北土、中土出土器物銘文較少，所以以東土、西土、南土為代表。

### (4) 秦漢金文

秦始皇征伐六國，佔領一地後，隨即納編版圖派官治理，推行秦政。一統天下後，更詔令書同文，重要的詔令刻在石上或鑄刻在度量衡鐵器上，文字內

---

<sup>5</sup> 董作賓：《平盧文存卷 4，17》〈中國文字在商代〉第一，是年代的久遠，謂：「商代有一種近於圖畫的文字，是那時候的古字。」

容大致都一樣，且不再刻鑄銘文於鐘鼎之上。

漢代，多鑄銘於鐵器上。官方大多是鑄官名、重量、容量；民間則是多鑄各種吉祥語句。金文字數少的僅數字，字數多的則有二、三十字，重複字較多，以鏡銘流傳最多。

### 3. 大篆（籀文）

大篆是從西周到春秋戰國初期的文字。大篆字體的字形較小篆字體繁複，長短不均，大小不一，排列也隨字體而定，成不規整狀態。字體的形成，是由於書寫方法與構形發生了變化，周朝對尚處於自然發展狀態的文字形體予以系統整理與規範。

籀文是《史籀篇》中所載的文字。周宣王太史所撰的《史籀篇》，是用來教學童識字的教材。大篆的真跡，一般以石鼓文為代表。石鼓文為秦地通行的文字，是李斯等人據以制定小篆的所謂「先秦文字」，其中只有少數幾字是說文所指的籀文<sup>6</sup>。石鼓文為我國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因內容最早被認為是記載秦王出獵的場面，故又稱為“獵碣”，字形介於古文與秦篆之間，一般稱為「大篆」。

### 4. 小篆

小篆是以秦文為主，承接西周的字體，斟酌《史籀篇》之篆文，簡省筆畫與字形，演化而成秦文字。秦始皇兼併天下後，是年即詔令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sup>7</sup>其中「書同文字」並非另外制定新文字，而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sup>8</sup>，而這個統一文字政策的工作就交由丞相李斯負責。據許慎《說文解字·叙》云：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sup>6</sup> 張光賓：《中華書法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頁13。

<sup>7</sup>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3月），頁118。

<sup>8</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5。



衛恆（？—291）〈四體書勢〉將其中「奏同之」改為「損益之」<sup>9</sup>，再經張懷瓘（生卒年不詳）〈書斷〉：「案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sup>10</sup>，從此小篆之作者就掛上李斯之名了。

## （二）漢字研究的範疇

漢字形、音、義三位一體，關係密不可分。中國傳統上將研究字形的「文字學」、研究字音的「聲韻學」以及研究字義的「訓詁學」合稱為「小學」或「文字學」，再另外發展出語法以及詞彙之學。

民國以前「小學」為經學附庸，作為輔助解讀文言文典籍的工具。後來段玉裁（1735—1815）提出「音韻」是精通古文經傳、六書的重要關鍵，其後章太炎（1869—1936）提出文字、聲韻、訓詁等學科應該給予獨立地位，於是便成立了「語言文字之學」，脫離傳統經學之附庸。

### 1. 文字學

西漢末劉歆（約公元前 50—公元 23）首創「小學」，他繼承其父劉向（約公元前 77—公元前 6）之業，為皇家圖書館校理圖書，分圖書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大類，其中《六藝略》相當於後來四部圖書分類法中的「經部」，又分為「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部。《說文解字·序》：「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sup>11</sup>。文字是從周代以來小學重要的學習科目，所以後人就把研究文字的學問也稱作「小學」，一直到清末，章太炎等先生才把「小學」更名為「文字學」。漢代的學者才開始把原本是教學的科目「六書」，注解為六種造字的方法。



許慎「六書」法則：

#### （1）指示








<sup>9</sup> 黃簡：《歷代書法論文選·衛恆·四體書勢》（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頁13。

<sup>10</sup> 黃簡：《歷代書法論文選·張懷瓘·書斷》（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頁159。



<sup>11</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2。

《說文解字·叙》，謂：「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sup>12</sup>意思是字形含有不是物體的部分，也就是用記號來表示事物，屬於比較抽象的東西，如：「上」甲骨文作 ，以一筆短畫在一筆長畫的上方，表示在上面的位置關係。「下」的甲骨文作 ，以一筆短畫在一筆長畫的下方，表示在下面的位置關係。這種上、下的關係，並不限定於某種器物，所以不能以具體的形象去表達。

## (2) 象形

《說文解字·叙》，謂：「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sup>13</sup>象形字就是隨著物體的外形所畫下來的物體的形狀。如：「日」、「月」、「雲」、「雨」、「山」、「川」、「水」之類。

## (3) 形聲

《說文解字·叙》，云：「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sup>14</sup>如：「江」字的小篆作 ，「水」字代表長江的意義與河流有關，另以「工」字的音讀代表長江；「河」字的小篆作 ，以「水」與「可」字組合，「水」字表示黃河的意義，與河流有關，「可」字的音讀代表黃河河流。這就是取譬相承的意思。

## (4) 會意


《說文解字·叙》，云：「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sup>15</sup>許


<sup>12</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2。


<sup>13</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2。

<sup>14</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3。






<sup>15</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3。

慎解釋「會意」的意思是結合不同的字義，產生一個新的意義。「武」的小篆作，以「止」字和「戈」字組合，這可能是古文學家所創造的新字，以為

「止」有停止的意思，而「戈」字是打仗用的武器，如果能令大家都能停止武器，這才是真正的武功。甲骨文的「武」作，好像一個人拿著武器在走路，是一個動態的形象，並不是沒有關係的組合。

「信」的小篆作，是由「人」與「言」的組合，用意在於表達人的言論是有誠信的，兩者結合而成為「信」字的新意義。

### (5) 轉注

《說文解字·叙》謂：「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sup>16</sup>考字的小篆作《說文解字·注》：「也。从老省，丂聲。」<sup>17</sup>金文作，像是一位拿著拐杖行走的老人。「老」字的小篆作，《說文解字·注》：「，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sup>18</sup>許慎對於兩字解釋為意思相通，都是「老」的意思。

### (6) 假借

《說文解字·叙》謂：「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sup>19</sup>假借是不另造新字，借用同音字來代替。《說文解字·注》：

**如漢人謂縣令曰：「令長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令之本義發號也，長之本意久遠也，縣令縣長本無字，而由發號久遠之意引申輾轉而為之，是謂假借。」**<sup>20</sup>

<sup>16</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3。

<sup>17</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402。

<sup>18</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402。

<sup>19</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4。

<sup>20</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4。

兩者是「本義」和「引申義」的關係。

許慎的「六書」法則，前四項（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應是文字的結構或創造方式，後二項（轉注、假借）是文字應用的方式，是文字結構或創造文字的法則。

## 2. 聲韻學

「文字學」是研究漢字形體演變的一門學問，而漢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形聲字，「音」是溝通「形」與「義」的要素，所以在語言文字學裡「聲韻學」相對的重要。許慎論「形聲」云：「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sup>21</sup>，言「轉注」、「假借」則說：「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sup>22</sup>、「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sup>23</sup>這些理論如與聲韻學脫離了就很難說得清楚。

黃侃（1886—1935）嘗作一譬喻，他說：

形、音、義就好比布、針、線三者一樣，做衣服時，使布與線結合在一起，必需由針來穿引，衣服製成以後，我們所見到的，雖然只有布與線，但是如果沒有針，衣服是無法製成的。<sup>24</sup>

以此強調「音」的關鍵地位。因為「音」是溝通「形」與「義」的重要因素，所以分析字音的「聲韻學」在語言文字學裡也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 3. 訓詁學

「訓詁學」是中國傳統研究古書中詞義的學科，是中國傳統語文學—「小學」的一個分支。「訓詁學」是根據文字的形體與聲音，用以解釋文字意義的學問；「訓詁學」除了解釋古代的詞義之外，也分析古代書籍中的語法與修辭，幫助人們閱讀古典文獻。「訓詁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訓詁學」還包含了「聲韻學」和「文字學」，狹義的「訓詁學」只是小學中和音韻、文字相對的學科。

---

<sup>21</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2。

<sup>22</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3。

<sup>23</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15卷上》，頁764。

<sup>24</sup> 轉引自孔仲溫《聲韻學教材》（手稿，未刊稿）

「訓詁學」的書籍有兩種，一種是單純解釋、蒐集古代的詞彙，分類註釋，如：《爾雅》、《說文解字》、《方言》等；另一種是專為注疏某一本書，逐字解釋全書的意義，如：《論語注疏》、《毛詩注疏》、《韓非子集解》等。

### (三) 書寫對漢字形體演變的影響












秦篆漢隸是中國書法史上極大影響的時期。眾多簡帛墨書的出土，反映了當時的書法實相，也提供了篆隸演變合理化的註解。

書寫筆勢是造成漢字形體演變的主因。戰國末年戰爭頻繁，法律文書眾多，官府文書的人員在工作量龐大、公文又緊急，在需要馬上抄寫的情況下，只好加快書寫的速度。有些原本兩筆的筆畫可能連成一筆就寫過去，或是與他筆合併而省略成一筆；或是合著前後筆一筆寫完。在書寫過程中快速、自然、流暢下所產生的併筆、連筆、省筆等現象，而有省變、訛變、草化、隸化的結果，這是書寫過程中因書寫筆勢，而順乎自然的演變。

## 三、「子形」形體演變舉隅

### (一)「子」與「學」






#### 1. 「子」

《說文·十四篇下》：「，十一月易氣動，萬物茲，人以為稱。象形。」<sup>25</sup>  
「子」字，本象嬰兒之形，《說文》以陰陽五行說。甲骨文作、金文作，都是頭上有髮的樣子。〈郭店楚簡〉中的，雙手高舉作方折，另有（包山楚簡）作、〈上海楚簡〉作、〈馬王堆帛書〉作，〈張家山漢簡〉作，〈馬王堆帛書〉作等<sup>26</sup>，作重按輕挑，或作左右兩弧筆，甚至兩筆相併而成一橫畫。今日書寫之「子」字，是經由（金文）的左右作兩弧筆，快速書寫後成為（馬王堆帛書），橫畫連成一筆轉化而成。

<sup>25</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749。





<sup>26</sup>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日本：赤井清美，2008 年），頁 250-251。





## 2. 「學」

篆文「斆」省。《說文·三篇下》：「，覺悟也。从教門。門，尚矇也。」<sup>27</sup>甲骨文作，有以兩手協助、提攜、教導之意。金文作，〈張家山漢簡〉作，〈馬王堆帛書〉作，<sup>28</sup>在房子裡面增加了個「子」字，表示孩子們學習知識的場所是「學」（學校）。




### (二)「享」與「保」

#### 1. 「享」

《說文·五篇下》：「，篆文高。」，獻也。从高省。曰象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享之。凡高之屬皆从高。」<sup>29</sup>享的古字寫作「高」，商代甲骨文作；商代金文作；其上部的古字形像祭祀祖先的宗廟，下部像是高臺的形狀。在卜辭中，「高」多用於指向神靈祖先進獻食物，後泛指貢獻；或是指鬼神享用祭品，再引申為擁有或享受之意。

金文中也有作，有的字圓中或加一短橫（）。春秋戰國文字大體沿用西周字形而趨簡化，戰國秦文字下端寫作「子」，推測應由篆文隸變而來。如〈馬王堆帛書〉作；〈張家山漢簡〉作；<sup>30</sup>下面的「子」兩筆已經因行筆快速而相併成一橫畫了。

#### 2. 「保」

《說文·八篇上》：「，養也。」<sup>31</sup>甲骨文作、，形似大人背著小孩，有「保護」之意。發展到金文時，孩子離開大人而獨立，「亼」旁變成放在






<sup>27</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128。

<sup>28</sup>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頁 258-259。

<sup>29</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31。

<sup>30</sup>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頁 37-38。










<sup>31</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69。

「子」左邊（），與「子」並排而立了。金文作，只是金文多在「子」的右下方多了一短撇。到了小篆階段，「保」字的形體結構在「子」的左下方又再添了一短撇，變成了「呆」形；推測可能是大人背著小孩，兩腳張開之樣貌。另〈上海楚簡〉作；〈郭店楚簡〉作；〈馬王堆帛書〉作，應是隸變後所形成的結果，已經跟現在所寫的字形很相似了。<sup>32</sup>







#### 四、「人形」形體演變初探

##### （一）「從」與「年」

##### 1. 「從」

《說文·八篇上》：「，隨行也。从从辵。亦从聲。」<sup>33</sup>甲骨文作，二人相隨之意，金文作，多了「彳」跟「止」，也都是隨形之意。秦簡作；〈馬王堆帛書〉作；〈張家山漢簡〉作；「止」皆作篆形。秦簡作；〈張家山漢簡〉作；〈里耶秦簡〉作；<sup>34</sup>「止」原本是先寫中間的豎畫後，再寫右、左邊兩個弧彎，後因書寫筆勢的連綿，而產生草化的現象，變成英文字「Z」之形狀，為行筆快速書寫自然所致。

##### 2. 「年」




《說文·七篇上》：「，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年。」<sup>35</sup>甲骨文作；金文作，上面的禾跟下面的千分開寫。〈馬王堆帛書〉作，禾的豎畫一筆寫到底，禾字的橫畫右半連著左撇一起寫下，千的一、二筆連著寫。〈張家山漢簡〉作，〈馬王堆帛書〉作，像是後來的隸書字形，也就

<sup>32</sup>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頁 64-65。

<sup>33</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90。











<sup>34</sup>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頁 353-355。

<sup>35</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19。







是說「年」字是由篆書形體的禾與千構成的，連筆寫成（馬王堆帛書）、後來又寫成（里耶秦簡）類似的草書字形，<sup>36</sup>這是手寫求快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屬於連筆、省筆、併筆均有的簡化方式。後來草書的「年」即演變成先撇後接長豎畫，再連續三筆橫畫完成，成為「」此種寫法。

## （二）比與化

### 1. 「比」

《說文·八篇上》：「，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sup>37</sup>甲骨文作，金文作，親密之意也。〈上海楚簡〉作；〈郭店楚簡〉作，都是承自金文之形。秦簡作；〈馬王堆帛書〉作；〈銀雀山漢簡〉作；〈張家山漢作簡〉；〈敦煌樓蘭〉作，<sup>38</sup>都已經是隸定後的形體，以直畫代替曲筆，書寫更為快速、方便。

### 2. 「化」

《說文·八篇上》：「，教行也。从匕人。匕亦聲。」<sup>39</sup>金文作，象人一正一倒之形。〈郭店楚簡〉作，左邊同為側身站立之人。〈馬王堆帛書〉作；〈銀雀山漢簡〉作；〈張家山漢簡〉作，<sup>40</sup>左邊都是豎寫之「人」，「匕」之第一筆，都是由上而下，作撇或豎，以直畫代替曲筆，行筆更為快速、方便。

<sup>36</sup>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頁 319-321。

<sup>37</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90。

<sup>38</sup>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頁 523-524。

<sup>39</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88。











<sup>40</sup>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頁 123。










## 五、又形形體演變淺析

### (一)「取」與「兼」

#### 1. 「取」

《說文·三篇下》：「，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獻職。職者耳也。」<sup>41</sup>甲骨文作；金文（作；都是象以手執斧形割耳之形。「取」字，末筆寫法多樣，有作橫畫後折筆或轉筆向下，如：〈居延簡〉作；〈雲雀山簡〉作。也有自左上向右下作弧線，出鋒稍回鉤，如：〈馬王堆帛書〉作；也有直接向右下出鋒，如：〈馬王堆帛書〉作。<sup>42</sup>無論哪種用筆，多在過交叉點後即折或轉的收筆，簡潔有力，為書寫快速所自然形成。今日「取」有作「」之「」形者，即从〈銀雀山漢簡〉「」右半之「又」，快寫轉化而來。

#### 2. 「兼」

《說文·七篇上》：「，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兼持一禾。」<sup>43</sup>  
，象是一隻手抓著兩禾，表示「並得」的意思。〈張家山漢簡〉作；〈馬王堆帛書〉作；〈銀雀山漢簡〉作。<sup>44</sup>從以上的字形可以看到二「禾」因距離太近，空間太小，二禾上部自左而右，自右而左四筆從彎曲的弧線因寫快逐漸變成直線，左右太近，二筆橫線相連成一橫畫，即成現在所見「兼」之上半部。下半部之「」，內側的空間不足，最後併筆、省筆變成「」之形，省去兩中豎內的筆畫，而成今日「兼」形。

<sup>41</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117。






<sup>42</sup>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頁 150-151。

<sup>43</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4。







<sup>44</sup>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頁 94-95。

## (二)「秉」與「寸」

### 1. 「秉」

《說文·三篇下》：「，禾束也。从又持禾。」<sup>45</sup>甲骨文作；金文作；〈郭店楚簡〉作；〈上海楚簡〉作，<sup>46</sup>都是以手持禾的形狀，皆是承自金文之形。「禾」的橫畫由原本的左右兩弧筆，在書寫自然狀態下兩筆相併成一橫畫，書寫起來更為快速、方便。

### 2. 「寸」

《說文·三篇下》：「，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之寸口，从又一。」<sup>47</sup>甲骨文、金文、楚文字均作「又」。秦簡作；〈馬王堆帛書〉作；都是从「又」从「一」，但書寫時，「又」之方向略有不同。〈馬王堆帛書〉作，「又」朝左之手形成為向上，且左弧筆變成橫畫，右邊作豎彎，兩筆一上一下錯開，並不相接。〈銀雀山漢簡〉作；〈張家山漢簡〉作，<sup>48</sup>「又」形之左右兩弧筆於書寫時弧度趨平，且兩筆相接似一橫畫，已隸定成「寸」之形了，此為書寫快速所致。

## 六、結語

從以上初步探究，可以發現形體的變化是經過長時間的孕育與各種因素漸進而來，即使是相同的形符，也會因書手的不同而於書寫過程中自然的產生不同的演進。有時同一形符也會出現篆、隸或篆、草兩形互見，甚至有多種不同的形態產生；由此可以觀察到書寫筆勢是造成漢字形體演變的主因。在書寫過

<sup>45</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116-117。

<sup>46</sup>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頁 671-672。

<sup>47</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122。

<sup>48</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402。

程中快速、自然、流暢下所產生的併筆、連筆、省筆等現象，而有省變、訛變、草化、隸化的結果，這是書寫過程中因快速，順筆勢而行，順乎自然的演變，並非抄寫過程中所產生的訛誤。

## 參考書目

### 一、古籍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

### 二、專書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

王宇信：《西周甲骨論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朱 狄：《原始文化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88年。）

杜忠誥：《說文篆文訛形釋例》（臺北：文哲史出版社，2002年7月。）

李憲專：《馬王堆帛書醫書卷書法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3月。）

李亞農：《殷代社會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李 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呂振羽：《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香港：三聯書店，1962年。）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林 沄：《古文字研究簡論》（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年。）

袁 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唐 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張光賓：《中華書法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啟 功：《古代字體論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曾運乾：《尚書正讀》（香港：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

黃 簡：《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10月。）

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

董作賓：《平盧文存卷 4，17》〈中國文字在商代〉。

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新北：中經社，2005 年。）

韓養民：《秦漢文化史》（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年。）

叢文俊：《中國書法史·先秦·秦代卷》（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09 年 4 月。）

### 三、學位論文

蘇英田：《商周秦漢篆隸書法風格之演變》（彰化：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書法藝術組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

### 四、圖錄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侯馬盟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年。）

西林昭一：《簡牘名蹟選 4 湖北篇（二）睡虎地秦簡，周家臺秦簡，龍崗秦簡，孔家坡前漢簡》（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2009 年 8 月）初版。

西林昭一：《簡牘名蹟選 5 湖北篇（三）張家山前漢簡，鳳凰山前漢簡，高臺前漢簡》（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2009 年 7 月）初版。

西林昭一：《簡牘名蹟選 6 甘肅篇（一）天水秦簡，馬圈灣前漢簡，額濟納居延前漢簡，他》（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2009 年 11 月）初版。

西林昭一：《簡牘名蹟選 7 甘肅篇（二）天水秦簡，懸泉置前漢簡，馬圈灣漢簡，武威王莽新簡，他》（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2009 年 11 月）初版。

西林昭一：《簡牘名蹟選 8 甘肅篇（三）額濟納居延後漢簡》（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2009 年 11 月）初版。

沃興華：《中國書法全集 5·秦漢簡牘帛書一》（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7 年。）

沃興華：《中國書法全集 6·秦漢簡牘帛書二》（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7 年。）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年。）

-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 徐祖蕃：《漢簡書法選》（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張德芳、王立翔：《簡帛書法大系 敦煌馬圈灣漢簡書法（壹）》（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
- 張德芳、王立翔：《簡帛書法大系 敦煌馬圈灣漢簡書法（貳）》（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
- 張德芳、王立翔：《簡帛書法大系 敦煌馬圈灣漢簡書法（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
-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年。）
-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 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年。
- 渡邊隆男：《書跡名品叢刊 002 殷周-金文集 1》（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1963年。）
- 渡邊隆男：《書跡名品叢刊 002 殷周-金文集 2》（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1964年。）
- 渡邊隆男：《書跡名品叢刊 002 殷周-金文集 3》（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

1964年。)

渡邊隆男：《書跡名品叢刊 列國-金文集 4》（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1964年。)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湖北省博物館：《隨縣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 五、工具書

王夢鷗：《漢簡文字類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0月。)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編輯：《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新華印刷廠，2004年。)

赤井清美：《篆隸大字典》（日本：赤井清美，2008年。)

張光裕：《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2月。)

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7月。)